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小說組 優異獎

〈離開地球〉

周昊

從小的時候開始我就想長大。

我這麼跟琪琪說的時候，她笑了出來。

“你是想做那些只有成年人才能做的事情對吧。”

她露出羞澀的笑，我知道她肯定會錯意了。我不是在說那些色色的事情，雖然最後我也還是跟她做了，但那笑容十年後我也沒有忘記。

一併記得的，是我好不容易成功約到她出來喝奶茶，卻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凝視了好久橫陳在我們中間的菠蘿油。

現在沒有機會再告訴她了，但其實我只是想長大以後，從父母的家裡搬出來。

那時我父母住在自己買的房子裡，高高的樓裡小小的兩室一廳。小是小，乍看還是比較溫馨的。

如果可以的話，我很希望他們能把這房子留給我。

我也從來沒告訴過琪琪——但曾經這樣幻想過——如果我和琪琪也在這個房子裡住下來，生一兩個孩子，然後慢慢把他們養大會是什麼樣子。那樣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的圖景肯定比我家要溫馨得多。

不，不要兩個孩子，只要一個。

我一直想長大的理由，就是從這個家搬出來，遠離我阿哥。跟他在同一個房間裡長大，是我一輩子揮之不去的陰影。

我們的房間並不比隔壁父母的大，實際上應該是一樣大，或者說一樣小的。

雙層床佔據了房間裡大部分空間。剩下的地方只有一張書桌，一把椅子，自我有記憶以來那就是他的地盤。

“你也讓弟弟用下你的桌子嘛。”

不記得是父親還是母親曾經這樣說過。這樣說的那天，放學後我天真地趁阿哥還沒回來用桌子寫了一會兒作業。晚上我被他打到鼻子流血他也不停手，直到父母叫來了救護車。

我和阿哥的關係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當然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他，畢竟他是先出生的，理所當然地以為自己可以擁有所有的東西所有的愛，結果沒曾想我又降生了，什麼東西都要跟他分一杯羹。我也不是自己想要出生所以才出生的，沒的選嘛。如果有的選，我當然不想跟他這種佔有欲這麼強的人出生在同一個家庭裡。

所以我才很想長大。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當然從家裡搬出去不是我唯一想要長大的原因。

小時候我曾經有一個地球儀。說是地球儀，但是已經沒有支架了。圓圓小小的球體，藍色的海洋綠色的大地，國家和國家之間沒有界限，只用紅點紅字標注了主要城市。應該是被阿哥弄壞了，所以他才把這個扔到了垃圾桶裡，然後央求父母給他買個新的。趁他沒注意，我把地球儀從垃圾桶裡撿了出來，小心翼翼地用沾過水的紙巾擦乾淨。

這個地球儀幾乎是我唯一的玩具。我偷偷地把它藏在枕頭下，睡覺前拿出來把玩一下。但阿哥就像有第三隻眼睛一樣，很快就發現我將他不要的東西據為己有。有天回家，我發現他在竊笑——我的地球儀放在了他的書桌上。

“那是我的，快還給我。”

“這是我的！”

他的音量不大，但是聲音裡充滿了怒火。他說的當然也不完全錯，所以我只是聳聳肩，爬回了自己的床上。床下傳來一陣沙沙的聲音。

“喂。”

我轉頭一看，阿哥正把地球儀托舉在我面前。

“你那麼喜歡，就給你好了。”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他會給我東西，真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等我接過他給的地球儀，就知道其實太陽並沒有改變升起的方向，而他也沒有改變他的本性。小小的地球上我們居住的這個海邊的城市，被他用藍色的原子筆狠狠地塗掉了。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我並沒有在把玩的時候把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我們的城市上。我所想像的，是從外太空看地球，到底是什麼樣。

小時候有段時間，因為又有一個國家的宇航員飛去太空，那段時間電視上反復推出的，就是從外太空俯視地球的畫面。

看完新聞，在床上我就幻想自己是那個宇航員，坐著自己小小的太空船，從漂浮在軌道上的外太空靜靜打量著地球，看著地球上日出，日落。

至於城市名，他喜歡塗就讓他塗好了，反正從外太空看地球既看不到國界也看不見城市名，看見的只有藍藍的海，綠綠的地，還有白白的雲。

“好了，你現在長大了。還有什麼長大想做的事？”

那時琪琪正躺在酒店的床上，枕著我的手問。

“我……想從太空看看地球。”

琪琪又笑了，這次笑容裡恐怕更多的是無奈吧。

“下輩子了，先搞定房子吧。”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房子最終還是沒有搞定，但我現在正看著地球一點點的變小，小到像保齡球道遠處、即將消失在洞口的一顆藍色的球。

話說回來，我也不是沒有在房子這件事上努力過。

從本地一所不怎麼樣的大學畢業後，我終於走了一回狗屎運。我進入了一家名頭很響亮的大公司，他們有自己的一整棟樓，辦公室敞亮的落地窗能看見海。當然薪資也比大部分同學的要好。我也無意義地自豪了一陣子。重新遇到琪琪也是在那段時間裡。也許是因為在同學聚會上坐在她旁邊的我正綻放著自豪的光環，也許是因為那個時候她一直在談的男朋友出國後兩人的感情變淡，也許只是因為我們小時候在茶餐廳注視著菠蘿油時有過一段穿插著沉默與沉思蘊含哲學意味令人印象深刻的對話。

“去喝一杯？”

同學聚會結束後，我們在一同走向地鐵站的路上，經過一家人聲鼎沸的酒吧時我說。其實只是剛才吃的太鹹了，沒有別的意思。

“好啊。”

結果我們喝到凌晨兩點，我已醉到無法好好站立，攙扶著間隙性進入無意識狀態的她更是難上加難。我們倆不約而同地走進隔壁的酒店，開了間房，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走進房間之後在門邊就開始擁抱和親吻，然後上床。她的醉意不知道去了爪哇國還是蛙爪國。

聊完了我長大想幹的事情，她開始聊自己的人生，包括她離開中學後去了城裡另外一所很普通的大學，如何被學長欺騙了感情，如何艱難地找理想的工作而不得，最後聊到了她的人生理想。

“我的理想，就是上車。”

“什麼車？”

“傻吧，就是要買自己的房子啊。”

我又何嘗不想。自從那次枕邊的談話，我就更加奮發努力地工作，想要儘快升職加薪，攞夠首期去買房。但簡直就像墨菲定律一樣，那時開始房價就像點火升空的火箭，很快到了我怎麼努力也攞不夠首期的地步。

琪琪倒也沒有因此而灰心喪氣。房價有漲，也就有跌的時候，她說。再不濟，我父母不也有套房嗎。

“那他們住哪裡？”

“他們可以去抽公屋。”

“還有我阿哥呢。”

“叫他也去抽。”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其實我們又何嘗沒有去抽呢。我從年滿十八歲就開始抽，到現在也沒抽到，已經過去七年了。

“抽不到也沒關係。”

琪琪總是這麼樂觀。

“可以把房子賣了，留點給你父母去老人院，再你們兩兄弟平分。”

這樣一來，我們就有錢付首期了。

一個清晨，趁我阿哥出去通宵開貨車沒有回家的機會，我隨口問了一下父母他們賣房後幫忙首期是否可行。他們拒絕了。

“我們想繼續住在這裡，”父親說，“還想幫你們湊小孩。”

“我們都沒有孩子啊。”

“誰先有孩子誰就跟我們住一起。”言下之意恐怕就是另外一個人要搬出去。

我聳聳肩。至少我還有個女朋友，我那當貨車司機的阿哥恐怕只有花錢才能碰到女人。

但我這樣跟琪琪說過之後，她說我搞錯了順序。要有房子才能結婚，要結婚了才能生小孩。

“當然要先搞定房子才能生小孩啊。”她說。“我可不想讓自己的孩子生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在租的房子裡。”

總而言之，我又回到了只有努力工作攢首期才能實現人生目標的老路上。

但在公司的時間越久，我也發現公司的經營狀況其實沒有我想像的好。入職三年後，身邊的同事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消失，有段時間我光吃散水餅就能替代午飯。

“有那麼糟糕？”

和我關係相當要好的同事要走的時候，我在茶水間裡問他。

“那還用說。”他壓低聲音說道。“其實公司是靠股東輸血才一直維持到現在。”

“那……我們平時做那麼多項目，又何苦呢。”

“至少能說明我們公司還是在做事的，對於上面而言。”

他指了指天花板。

“但是他們說……”

但是其他人說，他其實是因為沒有遵守公司制度被勸退的，但我沒有好意思問他。

他到底為什麼離開，到最後也沒有告訴我。不過他走沒多久，公司就開始要求我們簽訂僱傭補充協議，只要違反一次公司的規章制度就要被開除。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就算是這樣的公司，也還是有很多人削尖了腦袋想要擠進來。無他，現在的工作實在太難找了。發現公司的狀況不佳後，我也試著找過其他的工作，但實在找不到一個像樣的。

我決定暫時按兵不動，至少有份工還有飯吃，不至於餓死，不像我那代班開貨車的阿哥，什麼時候能返工都說不準，沒有工就手停口停。

現在還能考上大學混口飯吃，其實也多少因為我要跟阿哥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一起長大，托他的福我不得不用讀書的方式打發時間，以至於沒有像他那樣考不上大學。

在他身邊幹點什麼而不被他打擾，讀書是少數的選項之一。他對書完全沒興趣（這裡當然僅指全是字的書，漫畫除外，那也是要被他搶走的），對於我讀書他除了嗤之以鼻之外，至少不會做出諸如踩爛我拼了一半的坦克模型，剪爛我隨身聽的耳機線，把遊戲機據為己有（即便是我找同學借的，後來不得不預支零花錢買了新的賠給同學）之類的齷齪之事。再說讀書不怎麼花錢，去圖書館借就行了。特別是在與他短兵相接的空間裡，讀書是少數幾種能讓我感覺此刻身在別處的活動。

我在房間的上鋪讀書的時候，阿哥一般在下鋪用遊戲機或者手機打遊戲，有時甚至旁若無人地看愛情動作片。逐漸的我已經練就了不管阿哥在下鋪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幹什麼，我都可以讀書的能力。

當然我看的主要不是什麼有用的書，否則我的成績也不至於只夠上個普通大學。我看的主要是各種幻想類小說，特別是科幻。小時候沒少受過阿哥的拳頭的緣故，我特別憎惡暴力，對動輒打打殺殺的奇幻和武俠小說完全沒興趣。

我記得看過一個關於火星的小說，裡面講的是一個墜落到火星表面的飛船上的一男一女怎樣在火星殘酷的環境下生存的故事。火星的溫差極大，白天可以很熱，晚上卻可以很冷。兩人捧著晚上結的冰塊用體溫拼命解凍的場景，不知道為何一直殘留在我的腦海裡。

認識琪琪以後，每次想起那部小說，我就很難克服般不由自主地想像和她兩個人在火星的飛船裡，赤身裸體，為了獲得液體用自己的體溫溶化寒冰的場景。

我也知道去火星純屬癡心妄想，但也許那時已經埋下了有這個想法的種子。

“世界首富尼古拉宣佈，火星基地已經基本建成，現在面向全球居民開放抽獎……”

在那個宿命般的日子到來之前，晚上吃飯的時候，我在電視裡看到了這樣的新聞。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這還需要抽獎？”父親一邊咀嚼涼瓜一邊說著。

“誰想去火星啊，”母親扒拉著蒸肉餅的殘渣應和道，“去了就是死路一條。”

“只有些腦子秀逗的人才想去吧。”阿哥歪斜著嘴笑道，不懷好意地瞥了我一眼。

我沒有說話，但我暫時停止了吃飯，盯著螢幕，想要儘量記住有關抽獎的參加方式。

第二天我去圖書館借書的時候用那裡的電腦登記了我的資訊。

“為什麼想去火星？”是參加抽獎的問卷裡最後一道問題。我斟酌良久後還是寫道：

“有些人生來就生活優渥，但總是不滿於現狀，想要體驗別樣的生活，似乎別人的生活總是充滿了溫馨的家庭、體貼的好友，有趣的事情接連發生；想要的東西，就一定會馬上得到。即便如此，他們還是不滿足於現狀，希望體驗不同的生活，換一個家庭，換一個環境，去充滿異國情調的他鄉，和萍水相逢的異性陷入纏綿的熱戀，再一次感受生活的激情。有本書的名字說出了他們的心聲，叫《生活在別處》。

如果有這樣的人，我建議他們嘗試我的人生。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從小到大，我就沒有過上圓滿的生活。我的父母有兩個孩子，我是第二個。

當我出生在他們的家裡時，之前出生的孩子，我的阿哥，將我視為侵佔他的空間的外來生物，總是一有機會就對我拳打腳踢，沒有好脾氣。我的父母也並不總是在家裡維持和平和公正，眼睜睜地看著我阿哥以各種方式欺負我，就好像我只是個多餘的孩子。或許我確實就是。

但我並不是出於這樣的目的才想要報名火星之行。我對我的生活非常滿意，即便遭遇了這許多挫折，我還是有飯吃，有地方睡覺，還有愛我的女友。我並不想離開他們去往遠方，雖然能去火星是我畢生的夙願。如果能去，我也要儘量帶上我的女友，或者在待夠時間後回來。”

至少這樣寫出了我的心聲。

填完問卷後我繼續自己日常的生活——在辦公室假裝努力工作，但其實在找新的工作；用我不多的薪水給琪琪買禮物；去圖書館借書看書還書。我沒有把去火星這事放在心上，雖然真的想去，但抽中我的概率實在太低，不值得將希望寄託在上面。

我的工作開始變得更不穩定。公司開始號召大家將薪酬改成浮動機制，努力工作的可以取得加薪，其餘的就會被扣一部分薪水。實際上取得加薪的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都是跟管理層關係好的那幾個，這是用膝蓋想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一開始公司並沒有要求我們參加浮動機制，而是要我們自願參加。我算了一下可能被扣的部分，實在太多，所以天真地選擇沒有參加。

不久之後，我發現自己經常被公司指定要去外地出差，而在報銷差旅費時公司的出納百般刁難，提交的單據字跡潦草或模糊都會被退回，實際上跟被減薪沒什麼兩樣。

但同時分崩離析的不止是我的職業。

其實我應該早就發現了，某些蛛絲馬跡在我心底深處埋下了懷疑的種子，我一直無意識地選擇忽略。

最明顯的一次，是有次出差回家時，我發現琪琪在我家。

沒想太多，是因為我父母也在。

“你……怎麼來了？”

“來看看你家人啊。”她一臉燦爛的笑容，擁了上來。“給我買禮物了沒有？”

我遞上禮物，她很開心地打開，是從出差地方帶回來的當地吉祥物做的絨布玩具，那是我見過她收我禮物最開心的一次。

我曾經送過她很多禮物，生日、聖誕節、520、七夕、出差回來、開始交往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紀念日、第一次接吻紀念日，第一次上床紀念日……大部分禮物她都不怎麼喜歡，嘴上說著謝謝，嘴角卻沒帶笑容。

她並不強求我送她貴重的禮物，但能看出的是，禮物越貴重，她就越開心。

我也想送她貴重的禮物。剛開始交往的第一個生日，我帳戶裡還有一定的存款，咬咬牙去奢侈品店裡給她買了一個手袋，她高興地抱著我轉了起來。

現在想起那時的情景，我也還是能感到胸腔深處會隱隱作痛，以至於看著窗外逐漸變小的地球難以產生正在離開的實感。好像正在逐漸離我遠去的並非實際的地球，而是小時候我藏在枕頭邊沒事就拿出來把玩的地球儀一樣。

“您好。請問是……”

有天上班前我接到一個外國的電話，對方報出來我的姓名。

“哪位？”

沒有想到的是，我抽中了。對方解釋了一些我已經熟知的內容之後，問我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可以帶其他人去嗎？”

“不可以，”對方說，“只有您自己可以前往。”

“我還可以回來嗎？”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我們此次抽獎僅提供單程票，如果回程，需要您自行購買船票，目前的票價是……”

對方用平靜的語氣報出一個天文數字，我也用平靜的語氣繼續問道：

“什麼時候要做出是否同意前往的決定？”

“一個星期以後。飛船將於一個月後出發。”

我掛斷了電話，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接受。如果我就這麼走了，琪琪怎麼辦？我沒錢再給她買張船票。但即便有錢，她也未必會想去，可能會叫我用那些錢買房子才是。

我回到公司的時候，發現樓下有很多記者。有人看我刷了門卡，馬上將話筒塞到了我的鼻尖下面。

“請問你對今天發生的事情有什麼看法？”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直到上樓問了我的同事。今天稍早，幾個穿著制服的人走進了公司，將公司的最高領導直接帶走。據說是有人舉報他挪用公司資金，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情，比如大肆購買不動產和包養情婦這樣的事情。還有人說舉報者就是領導的太太。

因為這一出，那天剩餘的時間裡我都沒有認真地工作，只是對自己的未來陷入了沉思。第二天早上再來公司的時候，發現公司大門的入口處貼了一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紙文書，原來我們公司已經被人申請清盤，所有財產要暫扣用於拍賣償債。

突然間我就沒了工作。

但我沒有告訴家人或者琪琪。每天早上，我還是收拾好自己的公事包，像往常一樣走向返工的路。

沒有了工作，我也不知道該去什麼地方，只好漫無目的地在單位附近閒逛，先在路邊小攤買了夾著炒蛋和午餐肉的三明治和凍咖啡，然後在剛才路過的附近公園長椅上坐下。雖然就在公司隔壁，但我幾乎從來沒注意過這裡還有個公園，裡面豎著各種奇形怪狀的雕塑，倒也不是以奇妙的方式雕刻出引人沉思的形狀，都是些一眼就能看出用意但缺少美感的粗淺之物，只有一個看起來像是電影裡的外星人。草坪深處有個老人正在練習太極或者體操，其餘的地方只有成群的鳥嘰嘰喳喳地叫著，不時插入幾聲蟲鳴。透過葉片間的日光曬在我的腳邊，純粹因為肚餓我才吃了兩口三明治，卻發現越嚼越有滋味。吃完拿著咖啡往海邊走了幾步，就能看見不寬的海面對面聳立的仿佛人造海峽的高樓大廈。

我以前從來沒有注意過這些風景。

看著白色的快船在海面上疾馳，在晴朗的天空下留下兩道逐漸散開的浪花時，我突然想起還要在一個星期內答覆，告知他們我到底要不要去火星。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我真的要去嗎？我想起科幻小說裡描寫的場景，走到哪裡都是紅色的丘陵起伏的大地，幾乎一直是黑夜的天空，不時會席捲一切籠罩大地的可怕沙塵暴。我到底為什麼要拋下地球上的這一切要去火星呢？我的父母確實是偏心，我的阿哥有精神分裂般的狂躁症，我的女友琪琪比起我來更愛房子和錢，我現在也面臨著沒有工作即將斷糧的窘境，但不管怎麼說地球都是我的家啊，為什麼要背井離鄉去一個坐太空船都要坐上一年才能到的遙遠星球？

我歎了口氣，掏出手機，看著那個來自異國的號碼。他們給了我一個星期的時間回覆，但我想，現在就可以回答他們了。

雖然能抽中這樣的機會應該是八輩子修來的福分，但我此刻只想在腳下的這片土地上一直活下去。

我想打電話過去，告訴他們自己不去了，但又覺得需要再想一下，不想貿然做出這樣的決定。我想起來小時候和阿哥在一個房間裡的恐懼，想起自己捧著藍色的地球儀暢想在太空中俯視這藍色的星球，想起自己已經失業卻無法照實告訴家人或者琪琪。我又不想這麼輕易地放棄掉這個逃離地球上這一切煩惱的機會。

最後幫我做出決定的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我回到家裡，以為家裡沒人，卻發現自己的房間的門被反鎖著，裡面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音。我怎麼轉把手都轉不開，不知道裡面發生了什麼。

“阿哥，開門啊。”

裡面的聲音變得更大更頻密，但沒有人應門。

“在裡面搞什麼鬼？”

我狠命地拍了兩下門，但又擔心太過激會遭到報復。我坐在客廳的沙發裡，靜靜等待阿哥從裡面出來。

“阿弟！”

阿哥的聲音從裡面傳出來。

“什麼？”

“幫我去買包煙好不好？”

“你自己去啊。”

“哎呀，我的衣服還沒乾，不好出去。”

“穿我的不就行了。”

“怕把你的衣服穿髒了。”

“知道了。”

我很少被他央求做什麼，大概他覺得這樣有損他在我面前的光輝形象，所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以我還是下樓給他買了一包他喜歡抽的煙。拿著煙回來的路上，我在樓下的電梯間裡碰到了琪琪，但是她好像很忙的樣子，跟我附和了一下就趕緊走了，襪子也只穿了一隻。

我回到了家裡，阿哥正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著我回來馬上居然笑臉相迎。也許我們的關係終於要有突破性的進展了。阿哥拿上了我的煙，隨後就出門了。

我回到了房間裡，躺在自己的床上，從枕頭旁拿出把玩了多年的地球儀。地球儀上已經斑斑駁駁，貼在地圖紙邊緣翹起，藍色以外的其他顏色也逐漸褪成了淡淡的藍色。我真的要為了自己一時的興起，離開這個出生、養育、給我帶來幸福和快樂（即便也有些苦痛）的星球嗎。

咚的一聲，一不小心，我把地球儀弄到了床下。

我翻身下床，去我哥的下鋪下面撿地球儀的時候，赫然發現床底下有一隻襪子。

現在想來，這一切都不是突如其來的。我早就發現琪琪會突然來我家，卻沒有跟我打招呼。她說是因為想要跟我家人搞好關係。這也許是實話，但到底是跟我的哪個家人，她沒有明說。我現在當然已經知道了。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我在離開地球的飛船上，看著地球越來越遠，遠到最終小成一個白點。

在我把襪子還給琪琪的時候，她大哭了一場，不管她是否真心想哭，但至少她留下的確實是以水為主的眼淚。她說跟我在一起看不到頭，我的工資那麼低，根本就沒可能上車，我也沒能確保搞定父母的房子。阿哥則滿口答應下來肯定能搞定我父母的房子。

這當然是在胡扯，但是一切都已經太晚了。她已經懷上了阿哥的孩子。

我想起很多年前跟她一起離開酒店的時候，我們一起坐輪渡去海對岸，兩人坐在清晨的船上，海上吹來清爽的風，撩起了她黑亮的頭髮。我看著她美麗的側臉，說不出話來，只為自己的幸運感到幸福，充滿感激。

現在我只想拋開這一切。

既然你們這麼想要這房子，想要孩子，想要在這樣的地球上繁衍生息，不擇手段，那麼就把這個星球留給你們好了。我去哪裡都可以。誰規定了在哪个星球上出生就一定要在那同一個星球上下葬，誰規定了在哪个星球出生就一定要是那個星球的人，不能去別的星球生活，當別的星球的人。跟我現在所坐的飛船相比，地球也無非是漂浮在黑暗的宇宙裡繞著太陽這個火球團團轉的一大塊石頭，說是一艘大些的飛船也沒有什麼不妥。會有人因為出生在這艘飛船上，就要把自己的一生和這樣的飛船綁定嗎，就不能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離開這艘飛船，去坐別的飛船，或者去別的星球，看別的風景嗎。

我想那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我想像自己在一年後抵達火星的日子。我將在玻璃穹頂下勞作，看著紅色的大地酌飲火星上釀造的啤酒。我將穿著能隔絕沙塵暴的太空服踩著火星的紅沙看著壯觀的火星巨岩，我將開著火星車前往不遠處的隕石坑開採能轉換為水源的地下冰礦。我當然會孤獨。我也許會再碰到什麼別的人，也許不會，但無所謂了，去了火星，我就能開始新的人生，把地球上的一切煩惱拋諸腦後。去了火星，我就像一張白紙，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我就像沒有家庭，沒有愛人，沒有歷史也沒有煩惱的剛出生的火星人一樣。

我在離開地球的飛船上，看著地球越來越遠，遠到最終消失不見。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評語

一個充滿生活感和想像力的成長故事，全篇以地球儀的意象貫串，探問何謂理想的生活。小說以平實的筆調敘述一個平凡人的生活困境——小時候面對性情暴戾的兄長、長大後在職場得過且過、女友嚮往物質且背叛不忠。男主角意外獲得到火星的機會，最終決定離開地球。全篇既有超現實又具現實質地，饒有趣味。

—何杏楓教授

故事的主人公從小被哥哥欺負，長大後越來越意識到生活必須有意義。童年的玩具地球儀給了他所有關於意義的想像。他的夢想是找到一份能帶他去另一個星球的工作。生活中的挫折使人更加富有想像力，也更需要夢想。

—譚國根教授



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page/280732/WinningResults.html>